

旋雲飛霞

談雍正朝瑪瑙的鑑賞

陳玉秀

由於瑪瑙的色彩絢麗，自然形成的紋理活潑多變，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隱士鄧牧（一二四七—一三〇六）曾在讚嘆歸雲洞中的美景時寫道：「瑪瑙五色紋理石，如旋雲飛霞，直下方池……」（註一），因此以「旋雲飛霞」來形容瑪瑙之美，無疑是非常的貼切。

瑪瑙的誕生

石英（Quartz）是地殼上最常見的礦物，舉凡地上普遍所見的沙子，主要多是石英。而形成此類礦物的主要成分為二氧化矽（SiO₂），學界又將石英分為粗晶石英及微晶石英兩大類。前者用肉眼可觀察到晶體結構，若單晶發展良好，還可以看到它帶有

尖頂的六角型結晶體，而水晶就是屬於粗晶石英；屬於微晶石英的瑪瑙（Agate）觀者必須在放大鏡下才可清楚觀察它的結晶。（註二）

至於瑪瑙形成的理論至今並沒有定論。有一派學者主張瑪瑙的形成，是因為有一種含矽的溶液經由岩石晶洞外壁的導管進入到晶洞內，經過溶

液一層一層的沈澱，直至填滿或部分填滿晶洞才形成瑪瑙；另一理論則認為，岩石晶洞內原來就含有膠質狀態的矽石液體及金屬鹽溶液。因為一種可以滲透晶洞外壁的酸性水進入到晶洞，並與晶洞內的矽石液體及金屬鹽溶液產生了週期性及有韻律的沉澱變化。使瑪瑙生成了不同色帶或圓圈的

紋理。（註三）

中國瑪瑙器的使用

一般通稱沒有帶色斑或色帶的微晶質石英類為「玉髓」。人類發現與使用玉髓或瑪瑙的歷史很悠久，大約在距今二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就可發現使用瑪瑙製作的刮削器。細石器文化中，常用玉髓或瑪瑙製作石簇、石片或嵌在骨柄內當工具使用。新石器時代時期，瑪瑙、玉髓主要用以製作人體裝飾品，如：耳飾、璜、珠等，只有凌家灘文化出現用瑪瑙製作帶刃的斧鉞，應用作禮器。

在商周至漢魏六朝時，瑪瑙主要還是用以製作管、珠、璜等飾物。山西壽陽縣出土北齊時代的瑪瑙獅紋雕飾，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鑲金獸首瑪瑙杯與瑪瑙橢圓形長杯，學界多認為這些是通過大草原來自域外的「舶來品」。在中國疆域內出土，而被視為是本土製作的瑪瑙容器，主要為十世紀以來的遼、宋墓葬中的瑪瑙碗或瑪瑙杯。到了元、明兩朝，瑪

瑙器的製作一直興盛，明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曹昭在其《格古要論》中，最早對瑪瑙鑑賞作了系統性的整理及分類的紀錄：「瑪瑙器：凡看碗、盞器皿要樣範好，碾的薄，不夾石者為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佳。有錦紅花者謂之錦紅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黑白相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者謂之纏絲瑪瑙，此幾種皆貴。有淡水紅者謂之漿水瑪瑙，有紫紅花者，謂之醬斑瑪瑙，有海螵色者、兔面花者皆價低。：漿水瑪瑙色內有花紋如柏枝，故曰之柏枝瑪瑙。：」由以上的紀錄中可以讀出，從明代早期開始，對瑪瑙的鑑賞除了以器型、作工及材料的純淨為賞析的要素外，瑪瑙天然的紋理及色彩也是品評的要點。

撇開明代人對瑪瑙天然紋理的等級分類不談，雍正皇帝對清宮中瑪瑙的製作，大多仍然依循古人的鑑賞觀。而觀察雍正朝的瑪瑙實物將不難發現，雍正皇帝胤禛對於瑪瑙的製作極重視成型的比例，並依循「細薄工

整」及「素雅成器」的一貫原則。而這些原則也是雍正皇帝對內務府造辦處各類作器的一貫要求。本文以「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展出的院藏瑪瑙精品為例，並配合雍正朝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案》（以下簡稱《活計檔》）中雍正皇帝對瑪瑙製作的要求，來觀察他個人的瑪瑙鑑賞。

雍正朝的瑪瑙製作

清代內務府造辦處中，瑪瑙製作並無獨立的作坊，而是歸屬在「玉作」中，並由來自江南的玉匠琢製。關於雍正朝短短十三年的瑪瑙製作，據《活計檔》的統計，呈上御覽的瑪瑙估計在千件次以上，製作的時間主要集中在雍正元年到五年之間。例如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一天內，竟有多達三百零二件的瑪瑙器送來呈覽。其器類多為筆玷、洗、水盛、盒、紙鎮等文房用品；杯、盤、碗、碟、托、匙、壺、鼻煙壺、磨具、花插、痰盒等日用器皿；數珠、佛頭、記捻、道冠等宗教用品；簪子、項圈等裝飾品；另外還有鸚鵡、雞，以及





圖三 清 雍正 瑪瑙八方碗 口徑10.8公分 高5.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覽，確認品質完美後，其中最被賞識的才下令刻款。由前述工序可知宮中的製作是在嚴格管控下進行的。

其實在《活計檔》的紀錄中，雍正皇帝極少下令給瑪瑙作品刻款。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雜活作》記

錄，員外郎海望奉怡親王的命令製作各樣小式活計，並於同年的五月初一日由怡親王呈覽時，奉旨：「凡做的活計，好而刻字，不好的不必刻字，欽此。」由此可見雍正皇帝對於作品是否刻款一事極為慎重，只有好作品才會被刻款註記。本次「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選出雍正款瑪瑙精品十組件，可足以說明雍正皇帝對於瑪瑙製作的工藝品味。

細薄工整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活計檔》記載怡親王來交瑪瑙碗二件，並奉旨：「此碗太厚，隨形式往薄裡磨做，欽此。」；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圓明園來帖中提到，郎中海望來呈：「花瑪瑙水丞一件，隨碧玉座。奉旨口線不好、水丞亦不圓，着往薄裡收拾。欽此。」此類「往薄裡收拾」並要求「方圓工整」增一分，少一分的修改命令，在雍正朝《活計檔》中，此類記載比比皆是。

細看坐於平底上的喇叭型斜口盞，（圖一）器壁細薄，為求細緻又



圖一 清 雍正 瑪瑙斜口盞 口徑8.9公分 高3.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雍正 瑪瑙花口碗 口徑11.5公分 高5.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象徵長壽意涵的佛手、靈芝、壽星等立雕。

從雍正六年開始，瑪瑙製作的數量明顯銳減，一年之中呈覽的瑪瑙器皿常不過個位數的幾筆，其中不乏瑪瑙原礦，如來自廣東地區呈進的瑪瑙原石，卻被收入庫存，不再下旨製

作。至於瑪瑙製作減量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否為礦源問題？皇帝品味的改變？亦或與人事異動有關？筆者至目前尚無進一步的解釋。

國立故宮博物院約有五百件瑪瑙與玉璫的藏品，其中除少數為新石器時代至漢代作品外，其餘多為明、清

時期的製作。器型包括各種食器、文具、飾品，還有人物、動物及花果等立雕。其上刻有雍正年款的作品約十七件；刻有乾隆年款的約六十件。就刻有「雍正年製」款的藏品而言，除了一件為楷款外，餘皆為篆款。器型如碗、盤、杯及杯托，且皆為小型器皿，最大圓徑不超過十四公分。

然而雍正朝《活計檔》中記錄不下千件的瑪瑙器，除了本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及海外的數家博物館收藏有刻「雍正年製」款的瑪瑙器之外，本院還有數十件具有雍正朝強調的「細薄工整、素雅秀氣」特點的瑪瑙作品，卻沒刻年款。筆者初步推測它們很可能是雍正朝造辦處的作品。

由《活計檔》的紀錄可知，造辦處裡的各類工匠在接獲命令製作後，須先打樣、畫樣或作小模型，並呈樣給總管大臣或雍正皇帝，等樣本被許可後才得以製作。作品完成後，必須呈上給雍正皇帝來驗收。然而講究品味的雍正皇帝，常將送審作品退回給工匠責其修改，修改後還須再度呈

在口沿處磨的更細些。器壁內外的拋光一致，呈現自然質樸的溫潤效果。細薄的米黃色瑪瑙器壁透過光線可看到石材自然如冰糖的塊狀紋理。在整體造型上，此盞的線條簡潔、色澤樸實、作工精細，體現了雍正皇帝對製作低調無華又盡善盡美的作品要求。

而六瓣花口碗（圖二），瑩白透亮的主色調中可以清楚的觀察到，粒粒緊密相堆積的不規則塊狀紋，此為瑪瑙自然結晶的紋理。在瑪瑙的成品中，器壁越細薄，似乎越能表現出瑪瑙天然的結晶紋理。清代工匠在雍正朝對製作上一再要求器壁要細薄的理念下，得以使這件瑩白瑪瑙的作品，在秀氣的造型中更能彰顯自然結晶所呈現的裝飾效果。

又觀察素雅米黃的八方小碗（圖三），器型由長方形的面組成。面與面之間的稜線切割極為規整；長方形的塊狀表面切割平整細薄，表現出雍正朝在瑪瑙工藝上對切割法嚴謹要求的面向。黃中帶灰，拋光溫潤的器壁，因為細薄的製工，透過光線隱約可觀察到瑪瑙冰晶狀的自然紋理。



圖七 瑪瑙碗底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雍正 瑪瑙碗 口徑10.9公分 高6.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上除了瑪瑙的天然紋理及色彩外，沒有其它的雕飾。

當我們仔細審視展覽中線條簡潔的直口碗，（圖六）可觀察到此碗的器型為四面帶有圓弧狀的方型，造型特殊。當觀看口沿的稜線時，可以注意到其線條不甚工整，有別於雍正皇帝器作要求完美的原則。不過這件瑪瑙碗以藕灰為底色，間以米黃到褐色粗細不均的環狀紋理，整體散發出一種天然樸拙的氣質。即使碗的口沿不平順，雍正皇帝依然令此件作品刻款，（圖七）以註記是件好作品。

由以上的例子似乎可以推測，雍正朝



圖八 清 雍正 瑪瑙葵花式碗 口徑13.5公分 高3.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碗的造型規整、輕巧俊秀，充分的表現了雍正朝對於線條勻稱的品味要求。

相對於低調、素雅的斜口盞及米黃色的八方小碗，造型秀氣中帶著華貴氣質的六菱花式碗（圖四、五），六片花瓣兩兩工整相對稱，頗有萬花筒中花朵的姿態。碗的口沿由尖挺的花瓣尖端開始，以圓弧形的線條往花

瓣與花瓣間的連接處下切，線條的起伏節奏優美。由碗的外壁來觀察，花瓣中間挺直的葉脈往碗的外壁凸出，六片花瓣在接近碗底的地方急轉，折成斜角的器底，並端坐在工整的矮圈足上。每一片花瓣的輪廓清晰可辨，凹凸有緻，並且在面的切割上厚薄均勻，在稜線的處理上銳利明顯，碗型及製工頗具有金屬器的特質。也體現



圖四 清 雍正 瑪瑙六菱花式碗 口徑11.6公分 高4.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雍正 瑪瑙六菱花式碗正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了雍正朝在製作上無論是線或面的處理上，皆要求工整的原則。

素雅成器

瑪瑙器皿工整的製作及細薄器壁的技藝要求，最晚在明代的紀錄中已經是鑑賞瑪瑙的原則。雍正皇帝在驗收宮中造辦處所呈上的瑪瑙器皿時，常要求工匠做出素雅的瑪瑙器。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圓明園來帖中提到員外郎海望來呈：「花瑪瑙長方盒一件，傳旨着往素淨裡改做。」然而雍正皇帝所謂的「素淨」指的又是什麼？雍正元年五月初七日《活計檔·玉作》記載怡親王交：「玉熨斗一件：王諭將熨斗上龍頭磨去，改做素的。」；雍正六年五月初四日，圓明園來帖中提及郎中海望呈進活計，並且奉旨：「蓮艾硯做得甚不好，做素淨文雅即好，何必眼上刻花再書格花紋，亦不好。」由上面的記載可以讀出雍正皇帝所謂的「素淨」，指的應該是在成品上沒有額外刻意雕飾的作品。本文中提到的雍正時期的瑪瑙作品，器型皆簡潔，在器



圖十一 清 雍正 瑪瑙葵花式杯 口徑3.2公分 高3.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清 雍正 瑪瑙水注 腹徑8.1公分 高3.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幻化有如霧中池塘裡的苔蘚，頗有天然的意趣。
再看細薄輕盈的六瓣花口杯（圖十一），其潤澤拋光的表面隱約可觀

察到瑪瑙天然形成的冰糖狀結晶。整器以焦糖晶亮的黃色為主調，器壁黑、白及褐色相間的同心圓花紋，大方的橫跨花口碗的中心；另外又有天

在重視製作品造型簡潔的同時，對於瑪瑙的天然紋理也特別注意。例如，雍正七年三月初八日《硃作》記載司

庫常保首領李久明薩穆哈持來武定石大小十五塊：「此石內有一塊花樣甚好，着隨其本來花紋做硯盒用。」



圖九 清 雍正 瑪瑙杯 口徑8.3公分 高4.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清 雍正 瑪瑙杯、托 杯：口徑6.1公分 高3.3公分 托：長15.9公分 寬9.3公分 高0.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實物來觀察，本展覽的瑪瑙六瓣花口碗（圖八），器壁細薄，溫潤的拋光表面隱約可見瑪瑙緻密堆疊的結晶花紋。整件器皿主要以臘光的焦糖黃為底色，運用了瑪瑙石材上自然呈現不規則小褐色點及黃褐色塊狀的圖案，使原來單調的底色活絡生動了起來。

又如器型簡單俐落的瑪瑙杯，（圖九）以透亮瑩白為底色，白中隱約可見轉折成角形，以細絲般纏疊組成的圖案。而在纏絲瑪瑙杯瑩白的底色上，有許多細點組成的塊狀、菱形或不規則環形的幾何紋理，圖樣簡單素雅。

就杯及托（圖十）來觀察，小杯以淡淡的藕灰為底色，其上生成黃褐色塊狀及細點狀的天然礦石紋理，整體表達出一種濛濛然的煙燻效果。同樣調性的紋理也延續到橢圓形的杯托上。透亮的瑪瑙結晶紋理中，點綴著由褐色漸層到黑色的光暈圓點，並以直向或橫向不規則串連的方式出現，黑褐色的線條點綴其中；透過光暈般的紋飾，使瑪瑙自然的紋理

外飛來一筆的硃砂紅色，以似乎要切斷同心圓一端的姿態出現。整個帶狀紋理很強勢的佔據了觀者的視覺，紋理十分新潮醒目，並帶有趣味性。工匠在此把帶狀紋瑪瑙石材的特有美感，運用得淋漓盡致。其次為樸實無華的扁圓型水注，（圖十二）整器帶單薄灰綠的色調，散發出穩重高雅的氣質。

小結

在瑪瑙的製作上，雍正朝透過細薄工整的技藝要求，使每件作品的點、線及面皆極細緻簡潔。藉由瑪瑙特有的紋理及色彩，展現了雍正皇帝素雅的品味。也因此使瑪瑙得以呈現如旋雲飛霞般的典雅風采。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參考資料

1. 鄧牧（1247-1306）活動於南宋到元初，在其著作《洞霄圖志》中記載了餘杭（今杭州）附近歸雲洞中的景色。（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史部，地理類，古蹟之屬，洞霄圖志，卷三。）
2. 譚立平，《寶石學》（台北：徐氏基金會，1991），頁108-116。
3. 張志純譯，《最新寶石學》（台北：徐氏基金會，1990），頁236-242。